

## 臺灣華語「V掉」的語法化

曹逢甫\*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 摘 要

本文研究目的有三：（一）藉由對「掉」的語法化研究，釐清「V掉」從動結構式(RVC)發展為「動相標記」的過程中，二者的分界點在哪裡？即它們的不同語法地位如何進行區分的問題；（二）「掉」在與「狀態動詞」結合的情形是經由什麼機制發展出「不正常」、「不理想」、「不如預期」等負面語意？（三）臺灣華語與北京華語在「V掉」的語法化進程方面有沒有不同？即目前二者在用法上有沒有明顯的區別？如果有的話，可能的原因為何？

本文的發現將對漢語動結構式繼續語法化進程的了解做出有意義的貢獻，對兩岸的華語文教學也會有深遠的啟示。

**關鍵詞：**「V掉」動結構式，語法化，完成動相標記，語用推理，進行中的語法演變，完成時貌標記

---

\*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榮譽退休教授，電子郵件信箱：fftsao@mx.nthu.edu.tw

## 一、前言

本文研究目的有三：（一）用語法化的研究架構來對臺灣華語「掉」字進行研究，以決定在語法化的進程裡，它到底語法化到哪個階段？（二）在漢語方言的研究裡，我們有沒有設定動相標記 (phase marker) 這一階級的必要？（三）「V 掉」這個構式 (construction) 在兩岸使用的情形有沒有差別？如果有，差別在哪裡？這些差別又源於何處？這三個問題分別與語言的描述、分析理論架構以及歷史來源有關，而它們又全部與語法化理論有關，所以需要先來談語法化及語法化理論。我們得先弄清楚什麼是語法化？以及我們為什麼要對「V 掉」構式進行語法化研究？

沈家煊 (1994) 曾給「語法化」簡潔地下了一個定義：「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 是指意義實在的詞轉化為無實在意義，標示功能的成分的「過程或現象」。而《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 這本廣為採用的教科書的兩位編者所給的定義則更貼近舉例說明性質：他們說一般學者把語法化界定為「一個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詞彙或句構 (construction) 在某些特定的語境中開始扮演某種語法功能……」，<sup>1</sup> 而伴隨這個過程該詞彙會繼續發展更多的語法功能。語法化過程最明顯地顯現在兩方面：一方面，語意上原先具有特定語意的實詞會隨著語法化的進行而逐漸失去語意或虛化。換句話說，是由一個具有實質語意的實詞變成一個只表示語法功能的虛詞。另一方面，在語音上，我們發現這些詞彙和句構在丟失詞彙意義的同時，也在語音形式上逐漸弱化、音節縮減、重音丟失或由獨立詞變成附加詞綴等。在以下的描述裡，我們很快地就可以見證一些實詞如何變成虛詞，更由虛詞變成更虛的詞，並在過程中伴隨發生的詞彙語意擴大及語音弱化的現象。基於此二項觀察，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我們所要描述的是一種語法化現象，因此用語法化理論來描述應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 二、文獻回顧

有關「V 掉」的論文（含碩博士學位論文）在兩岸都有，雖然不算很多，但也

---

<sup>1</sup> 請參見 Hopper & Traugott (2003: 18)。

不少。本文只擬對較具代表性的五篇（臺灣二篇、中國大陸三篇）進行簡單的評述，以為本文論述之基礎。

### (一) 朴奎容 (2000)

#### 1. 朴文的分析

朴 (2000) 根據《現代漢語詞典》(1994 年修訂版) 把「掉」分為「掉<sub>1</sub>」、「掉<sub>2</sub>」、「掉<sub>3</sub>」三個動詞。「掉<sub>1</sub>」表示「落」、「落在後面」、「遺失；遺落」、「減少；降低」；「掉<sub>2</sub>」表示「搖動；搖擺」、「回；轉」、「互換」；「掉<sub>3</sub>」作補語，表示動作的結果。並認為「表示結果」只是「掉<sub>3</sub>」的語法意義，它的詞彙意義應是「消失」，如下面例子所示：

- (1) 燒掉、擦掉、倒掉、抹掉、拿掉、賠掉、刪掉、改掉、減掉、換掉……等

基於上述的概念，朴進一步提出動詞能與補語「掉」結合成動補結構的原則，是「掉」前動詞不論是及物或不及物一定要帶有 [+消失] 的特性，例如：

- (2) a. 及物：賣掉、擦掉、換掉  
b. 不及物：斷掉、滾掉、化掉

接著，他又進一步指出所謂「消失」其實還可以進一步分成物質和心理兩大類，如下：

- (3) 在物質世界消失  
把石頭扔掉。  
把爐子搬掉。  
把垃圾掃掉。
- (4) 從心理世界消失  
把這段刪掉。  
把他換掉。  
把禮物送掉。

## 2. 對朴文的評論

朴文行文明白條暢，敘述簡潔有力，結論簡單扼要，讀來頗具說服力。可是如果我們仔細推敲，就會發現許多尚待討論解決的問題，茲舉數例以見一斑。

(一) 朴文認為移動動詞「走、跑、飛」等都帶有 [+消失] 的特性。事實上，這些移動動詞都是中性的，它們本身並沒有帶有 [+消失]、[-消失] 等語意徵性。反而應該說這些徵性是動後補語帶給「走」等動詞的。試比較：

- (5) a. 他走了。(中性)  
 b. 他走掉了。 [+消失]  
 c. 他走進我的視野了。 [+出現]

(二) 朴文把消失分成兩種：物質性與心理性。但仔細檢視所舉例 (4)，仍全都是物質性的，因為把這一段稿子從草稿上刪掉，則草稿上就少了這一段。真正心理上的消失，只有「忘掉」：

- (6) 我自認為稿子背得很熟，可是一站到臺上就全部忘掉了。

像 (6) 句中的「忘掉了」才是朴文所舉的，像 (4) 句中所用的「刪掉」、「換掉」、「送掉」其實都還不是心理動詞。

(三) 朴文最大的缺失在於未能清楚的點出很多他所舉的「V 掉」的句子，除了表達消失義之外還兼表達「完結相」的語義：

- (7) a. 他把所有的書都送掉了。  
 b. 他把房子全賣掉了。  
 c. 他打算明天把這個帳戶結掉。

換句話說，(7a) 中當所有的書都「送掉」時，對句中主語「他」而言，不但「書」都「消失了」，「送書」的動作也跟著做完了。同樣的情形也適用於 (7b) 和 (7c)。在 (7b)，他對房子的所有權已全部失去，而且他賣房子的動作也告一段落。在 (7c)，他不但失去了使用這個帳戶的權力，他要關掉這個帳戶的動作也已

完成。<sup>2</sup>

## (二)陳光明 (2003)

### 1. 陳文的分析

陳 (2003) 的博論首先指出「掉」在「V掉」構式中，是以「離開、脫離」為基本核心含意，並因推論與含蘊等引申關係而可以解讀為「落下」與「消失」等引申意義。上述的這些含意在與其搭配連用的動詞上可以顯示出來。接著他把可以與「掉」連用的七類動詞，就它們與「掉」連用的情形，從論旨網格的角度進行細部的分析。這七類動詞分別是：

(一) 與移動動詞「走、跑、溜、逃、飛」等連用，表示「離開、脫離」的意涵。動相標記「掉」可與這些移動動詞連用，用以表示客體因這些移動動作而從起點（說話者所處的位置或所持的觀點）離開。這一類「V掉」複合詞在動詞分類上屬於「非受格動詞」，而且屬於「瞬成動詞」。如 (8) 所示：

- (8) a. 張三一下子就走掉了。  
b. 走掉了張三。

(二) 給予（或移轉、交易）動詞：「掉」可與「送、給、賣、還、賠、銷售」等連用，表示「離開、脫離」的意涵。上述動詞原屬於三元述語（即具有「+[Th, Go, So/Ag]」的論旨網格），但是帶上「掉」形成複合動詞後，便轉變為二元述語（即具有「+[Th, So/Ag]」），也就是說只能以客體內元為賓語，並以起點（兼主事者）為外元語。

- (9) a. [小明]<sub>So/Ag</sub> 把 [那些書]<sub>Th</sub> 送 [給小華]<sub>Go</sub>。  
b. [小明]<sub>So/Ag</sub> 把 [那些書]<sub>Th</sub> 送掉了（\*[給小華]<sub>Go</sub>）。

上述這項限制，根據陳 (2003: 125) 的說明是因為「掉」的語意內涵已經涵蘊

<sup>2</sup> 關於詞彙意義對該詞語法化的影響，吳福祥 (1998) 〈重讀「動+了+賓」格式的來源和完成體助詞「了」的產生〉一文中，曾約略提及，但未深入討論。筆者淺見認為這會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語法化議題。

終點的緣故。<sup>3</sup>

陳 (2003: 125) 還另外指出以終點／主事者為外元的移轉或交易動詞（如「收、接、買」）則不能與動相標記「掉」連用，如 (10) 所示。至於 (10b) 為什麼不合語法，陳則沒有討論。

- (10) a. 張三收了書了。  
b. \*張三收掉了書了。

除了上述兩類，陳 (2003) 還檢視了另外五類動詞原本的用法與加了「掉」以後，語意與語法上的不同。因為篇幅所限。以下僅列動詞的類名以及其中具代表性的動詞，對於這些動詞有興趣者請參陳 (2003: 125-127)。

(三) 分離或扔擲動詞，如「放、鬆、丟、扔、拋」等與「掉」連用，也表示「離開、脫離」的意涵。

(四) 心理動詞如「忘、忽略、忽視」等與「掉」連用時，也表示「脫離或離開」的意涵，也就是說在現實的物理世界裡，客體仍然存在，可是在心理或意識狀態上卻不存在。

(五) 處置動詞「改、刪、擦」等，耗損動詞「吃、喝、用、花、清除、消除」等，當它們與「掉」連用時，則表示「消失的語意」。

(六) 消失動詞如「死、散、化、斷、輸、瞎、破、消失、揮發、蒸發」等，因本類動詞本身的意義就表示「離開而消失」，所以帶上「掉」以後只是更加強調結果義而已。

(七) 變化動詞「爛、壞、黑、黃、臭、冷、瘋」等，與「掉」連用時，產生了「消失」的意義，也就是離開原來正常、一般的狀態，或是一般正常的狀態（不爛、不壞、不黑、不黃、不臭、不冷、不瘋）。

## 2. 對陳文的評論

如前所言，陳 (2003) 對「掉」當作第二個成分與前面動詞組成動結構式的語法與語意都有相當詳盡的分析。但請注意本文一開始就指出像「掉」這樣的「動相詞」，其實是有雙重身分的，它一方面延續其動結構式的語法與語意功能，一方面又要為它下一個語法化階段的語法詞——時貌標記，在語法與語意上進行「造橋鋪

<sup>3</sup> 這一項說明有點含糊，本文將在下一節從「掉」所帶的完結相語意的觀點提出詳盡的說明。

路」的工作，也正因為它具有這種「橋段」的特性，所以它在界定上的確是有一定難度。可惜陳 (2003) 雖然在「掉」前半部的語法與語意功能上有相當詳盡的探討，但對它後一半的功能卻只能以相當空泛的一句話為其做結：

「動相標誌」(phase marker)，又叫做「動相詞」(phase)，是廣義的動詞補語的一種，出現於述語動詞的後面。述語動詞可能由及物動詞、不及物動詞或形容詞充當來表示動作、行為或變化，而動相標誌的功能就是針對這些動作、行為、變化交待明確的終結點，指出「終結相」(terminative phase)、「實現相」(telic phase) 或「結果相」(resultative phase)。(陳 2003：116)

### (三)鄭惠文 (Cheng 2004)

#### 1. 鄭文的分析

鄭 (Cheng 2004) 依循 Vendler (1967) 與 Smith (1997) 的作法，把動詞（含形容詞）依照三對的語意徵素，即±動態 (Dynamic)、±持續性 (Durative) 與±有終結點 (Telic)，把所有的動詞（含形容詞）分成五種情境類型 (situation types)，如表一所示：

表一：五種情境類型跟它們的語意徵素

| Situations ( 情境 )     | 動態 | 持續性 | 有終結點 |
|-----------------------|----|-----|------|
| States ( 狀態 )         | —  | +   | 不適用  |
| Activity ( 活動 )       | +  | +   | —    |
| Accomplishment ( 完成 ) | +  | +   | +    |
| Semelfactive ( 單次 )   | +  | —   | —    |
| Achievement ( 瞬成 )    | +  | —   | +    |

( 依 Smith 1997：20 稍做調整 )

依循這五種情境跟它們所帶的語意徵性，鄭 (Cheng 2004: 29) 檢視這五類動詞與「掉」連用的合法度。例如：

- (11) 手錶壞掉了。 (狀態+掉)  
 (12) 他砍掉樹。 (活動+掉)<sup>4</sup>  
 (13) 他喝掉一碗湯。 (完成+掉)  
 (14) 他拍掉衣服上的灰塵。 (單次+掉)  
 (15) 他死掉了。 (瞬成+掉)

在這之前，作者根據前人如朴 (2000)、呂維倫 (Lü 2001) 和陳 (2003) 的研究，已經把動後「掉」的語意界定為「被往下移除」，而當它繼續語法化為「動相詞」時，它在語意上的變化就是把「往下」拿掉，只剩下「被移除」。作者並沒有為這一點做詳細說明，但因為這是本文所想要探索的重點之一，我們回頭再來檢視這一個小小的調整，是否足夠讓它從動結構式的後置成分變成一個動相標記。

此外，鄭 (Cheng 2004) 更根據「V 掉」動結構式在五類情境中的語意表現製成表二：

表二：三類型的「掉」與它們的特色

| 類別<br>特色 | I     | II             | III  |
|----------|-------|----------------|------|
| 「掉」前動詞   | 單次    | 活動<br>完成<br>瞬成 | 狀態   |
| 功能       | 有終結點  | 有終結點           | 有起始點 |
| 語意內涵     | 被往下移除 | 被移除            | 起始貌  |
| 句法上地位    | 動結構式  | 動相詞            | 時貌詞  |

## 2. 對鄭文的評論

回到前文我們對 (12) 的看法，大部分我們請教過以臺灣華語為母語者都覺得 (12) 的合法度有問題，但如果加上數量詞組如「三棵」，句子馬上變為合法。可是加上「三棵」詞組的 (12) 就不再是活動類情境，而轉換成完成類情境，因為這兩種情境唯一的不同是前者是 [-有終結點]，而後者 [+有終結點]。如果上述觀察正確的話，那麼表二就可以簡化成表三：

<sup>4</sup> 很多人覺得 (12) 句怪怪的。但如果加上數量詞組如「三棵」，則句子就通順多了。我們將在下面的討論裡重新檢視這個問題。



表三：二類型的「掉」與它們的特色

| 類別<br>特色 | I              | II                 |
|----------|----------------|--------------------|
| 「掉」前動詞   | 單次<br>完成<br>瞬成 | 狀態                 |
| 功能       | 有終結點           | 有終結點<br>有起始點       |
| 語意內涵     | 被（往下）移除        | 舊的狀態被移除<br>新的狀態初成立 |
| 句法上地位    | 動結構式之後置成分／動相詞  | 時貌詞                |

比較表二與表三，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有趣的觀察：（一）活動類情狀因為帶有 [-終結點]，所以它和帶有 [+終結點] 語意內涵的「V 掉」構式是不相容的。（二）當「V 掉」的句子出現在狀態情境時，它會為該狀態帶來終結點和起始點，也就是舊的狀態被終結而新的狀態被啟動。例如：

(16) 葉子黃掉了。

(16) 的語意就有原來「不黃」的狀態結束，而新的「黃的」狀態開始。因為有這一層變換關係，也許在動詞分類時要增加一類變換動詞（鄧守信 Teng 1976）。綜合上述（一）、（二）兩點觀察，則動相詞「掉」給句子帶來的語意似乎可以說是它給句子帶來了「動作已完結」的語意。（三）表三中有關「V 掉」的語意成分，除了「被（往下）移除」的詞彙意義之外，「掉」應該還有「行動已完結」的意涵，而這一點正是前三家學者在涵義上未及顧及的部分。現在如果把這些成分都加入如表四所示，那麼我們的描述就更加完整了。（四）還有一點可以順便一提的是「掉」類動詞雖然隱含有一終結點 (goal)，但終結點一般不是帶「掉」的句子所關心者。與「V 掉」句子較有關係的，反而是起始點 (S, source) 在句子的理解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後續的討論中，會加以申論。

表四：二類型的「掉」與它們的特色（修正版）

| 類別<br>特色 | I                      | II                 |
|----------|------------------------|--------------------|
| 「掉」前動詞   | 單次<br>完成<br>瞬成         | 狀態                 |
| 功能       | 有終結點                   | 有終結點<br>有起始點       |
| 語意內涵     | 被（往下）移除<br>句中所表示的動作已終結 | 舊的狀態被移除<br>新的狀態初成立 |
| 句法上地位    | 動結式之後置成分／動相詞           | 動相詞                |

## (四)單玉成 (2006)

## 1. 單文的分析

單 (2006) 把「V 掉」分析為一種動結式結構，其中的「掉」為多義詞，並且可以由「了」取代。他蒐集眾多「V 掉」的組合，並將它們根據「V 掉」的語意分成八類，如下：

## (17) 消失類

- a. 最後……左乳徹底切掉。
- b. 油墨……洗不掉。

## (18) 移位類

- a. 灰塵不會自己跑掉。
- b. ……靈感都飛掉。

## (19) 擺脫類

- a. 是誰想賴掉銀行的信用借款？
- b. ……在街上轉了半天也沒能甩掉……

## (20) 破損類

- a. 護照和信用卡燒掉了可以去申請……
- b. 收到了就撕掉……

## (21) 丟棄類

- a. 那雙鞋被你媽扔掉……
- b. 就決心讓丈夫把醫學拋掉。

- (22) 喪失類
- a. 命都會送掉。
  - b. 甚至連西來寺的根據地也會丟掉。
- (23) 脫落類
- a. 梳掉很多頭髮。
  - b. 用木棍打掉他手中的菜刀。
- (24) 完成類
- a. 脆弱的橋樑斷掉後……
  - b. 我瘋掉了。

## 2. 對單文的評論

我們對單 (2006) 的分析有下列幾點看法：(一) 單 (2006) 的作法與陳 (2003) 有個明顯的不同：陳的分析結合了語意和語法，因此可以利用不同的分析互相驗證，而單文是完全以語意來做分類的標準。但是就一般分析者的共識而言，語意的區別是較難掌握的。舉幾個實際的例子來看，單文所分析出的八類「V掉」動詞，除第八類完成類之外，也幾乎都跟第一類的「消失」或第二類的「移位」有關。譬如 (20a) 的「護照和信用卡」在燒掉以後、(21a)「那雙鞋」在扔掉以後以及 (22a)「送掉的命」中的「命」是不是都消失了呢？而 (18a)「跑掉的灰塵」、(18b)「飛掉的靈感」及 (23a)「梳掉的頭髮」是不是都有移位的現象？如果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麼它們是不是也可以放入第一類和第二類呢？

其次，這八類中比較特別的是 (24) 所示的完成類，特別為這一類另立一類我們是贊成的，<sup>5</sup> 可是單文特別為這一類另立一類的根據為何，卻不是很清楚。從表面上看來，這一類的「掉」前動詞不是不及物動詞就是形容詞，但是如果這項詞義特徵是決定它們可以進入第八類完成類的原因，那麼下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只有形容詞與不及物動詞與「掉」連用才可以表達完成的語意，而及物性很強的動作動詞反而不行呢？

尤有進者，如果容許我們稍微改造 (17a) 成 (17a')、(19b) 成 (19b')，如下方所示：

<sup>5</sup> 我們贊成的理由在後文會有詳細的交待。

(17) a'. 最後……左乳徹底地切掉了。(手術已經完成)

(19) b'. ……在街上轉了半天，他終於甩掉了緊追在後的警車。(甩掉警車的行動已經完成)

如果這種更動可以接受的話，那麼「切」和「甩」是不是也可以和「掉」連用來表達完成的語意呢？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問題是：前七類的分類所依據的似乎都是「V 掉」結合成一個構式所產生的詞彙意義，只有第八類的完成類似乎與一般所認定的時貌義 (aspectual meaning) 較有關係。為什麼會有這種層次混雜的情形？這是一個有趣的課題，也是本研究所欲尋求答案的問題之一，我們回頭再來仔細地討論。

### (五) 劉焱 (2007)

#### 1. 劉文的分析

劉文首先對「V 掉」的語意類型進行分析，認為所有「V 掉」句子所表達的語意可以歸納為三種，即客體脫離（如 (25)）、客體消失（如 (26)）以及行為的結束／狀態的實現（如 (27)、(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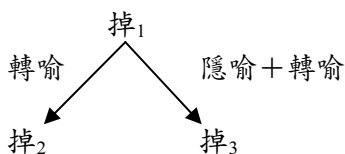
(25) 家珍脫掉了旗袍……。(余華《活著》)

(26) 黑板上的字我全擦掉了。

(27) 他答應母親 2006 年一定把房子買掉、把婚結掉、把孩子生掉。

(28) 我就想了，過生日時收到變質的蛋糕會讓你臉綠掉，收到愛情是不是一定要讓你臉紅掉呢？

接著劉文進一步探討「掉」的虛化與動因。他認為「脫離」是「掉」的本意，另外兩種意義雖皆來自「脫離」，但演變的途徑則不同，如圖一所示：



圖一：「掉」的虛化路徑

劉文跟著進一步闡明「掉」的語法化路徑。他說「掉<sub>2</sub>」是「掉<sub>1</sub>」通過轉喻而來的，因為「客體消失」與「客體脫離」之間存在著相關性連繫，也就是說「脫離」往往被認為是消失過程中最顯著的一部分，也因此常常用來轉指「消失」。

跟著他指出「客體脫離」是一個有起點、有終點的位移過程，事件的完成與狀態的變化也都是個有起點有終點的變化過程，兩者具相似性，因此也允許一個範疇中的事物映射 (mapping) 到另一個範疇。具體而言，這裡面還可以分兩種情況來談：(1)「結束工作／任務」等於「客體脫離基體」；(2)「狀態變化」等於「客體脫離基體」。

由於篇幅的限制，我們無法在這裡詳談，但對於劉文在這一方面的解釋本文認為有一定的說服力。

## 2. 對劉文的評論

仔細閱讀劉文後，我們有下列幾點看法：

(一) 結合我們對前面四篇論文的討論，大致上可以同意「V 掉」句式能用來表達劉文所分析的三種意義，但把這三種語意放在同一個平面來討論，而且把它們都認定為「語法意義」則礙難同意。根據我們對「語法化」的理解，語法意義應指的是像時態 (tense) 或時貌 (aspect) 那樣的語意。如果依照這個標準來解讀，則只有劉文所說的第三種意義，即「行為的結束／狀態的實現」還可以勉強符合。至於「V 掉」的第一、二種語意只能看做詞彙意義。

(二) 劉文在資料蒐集方面下過很深的功夫，也由於他的努力，我們可以找到已脫離詞彙意義而進入「動相義」的兩個句子：

(29) 他答應母親 2006 年一定把房子買掉、把婚結掉、把孩子生掉。(同 (27))

(30) 春雨前有展覽後有回程；而我是前有丹麥學弟妹的旅程要安排掉，後有四十頁《安徒生傳記》要翻譯掉。

注意這兩句之所以珍貴，因為它已經沒有劉文所認定為它們演變前身的句子那樣帶有「脫離」或「消失」的語意。這兩句之所以珍貴的另一個理由，是它們並不完全為說臺灣華語的人所接受。<sup>6</sup> 可見在從「V 掉」的動結構式演化成「動相詞」

<sup>6</sup> 在臺灣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所舉辦的研討會，我第一次發表這篇論文時順便問了一下，聽眾的

的語法化過程中，大陸華語是走在臺灣華語之前的。

另外在「狀態變化」方面，劉文也發現了類似的泛化用例，例如：

- (31) 玩電腦、上網要有節制，現在雙眼乾燥症已很嚴重，只要少接觸螢幕，視力會恢復，乾眼症會好掉。
- (32) 今天，我專門寫了一篇博客來炒作你，你小樣兒的，這下徹底紅掉了。

「V 掉」、「狀態變化」用法前人都注意到它們只用在「不正常」、「不尋常」或「說話者不希望有」的情形，所以筆者問過的很多兩岸華語使用人都不太能接受這樣的句子，但如果將來發現它們的接受度越來越高，那麼它們會是很好的指標，顯示「V 掉」已脫離動結構式而朝「動相標記」演化之中。

### 三、本文的分析

#### (一)「掉」在歷史上的語意演變

本文一開始就引用朴 (2000) 根據《現代漢語詞典》(1994 年修訂版) 的看法，認為「掉<sub>1</sub>」表示「落」、「落在後面」、「遺失；遺落」、「減少；降低」，是「掉」的基本語意。其實從歷史演變發展的角度來看，「掉」最早的意思應該是「搖動」或「舞動」，陳彤曲 (Chen 2014) 在她的博論裡曾很詳細的根據歷史資料解釋「掉」的九個義項，以及它們先後演變的軌跡。根據陳的研究，「掉」當動詞在上古漢語就已存在，起初它的主要意義為「擺動」，次要意義為「扶正」與「帶動」，後來透過譬喻及轉喻等機制，再加上同義並列複合詞另一成分的加強作用，在漢語中古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多義現象。說的詳細一點就是以動物的「擺動」為基礎，衍生出「掉<sub>4</sub>」「轉動」，而「掉<sub>5</sub>」「控制」義來源為「尾大不掉」這個一直沿用至今的成語。因為「掉<sub>1</sub>」有擺動無生命物體之義，加上「掉<sub>2</sub>」用法之一的「掉鞅」可以被用來指「駕車」，於是在中古漢語時期，「掉<sub>6</sub>」用於指「划船」、「駕車」的用法就形成了。「掉」的語意持續擴大的關鍵時期發生在郭璞注《晉書》時，他將「掉」在「掉希間」一句中注解為「懸」、「擲／擲」，陳的證

---

接受度結果顯示大部分人可以接受「把婚結掉」，但只有少數人可以接受「把房子買掉」。

據顯示「懸」很可能是形成「掉<sub>7</sub>」（吊）的來源。而「擣／擲」以及以「擲」為中心所形成的同義並列複合詞是「掉<sub>8</sub>」、「掉<sub>9</sub>」、「遺留／遺漏／遺失」以及「掉」作為「完結動相標記」的先河。這些後來由於用得很頻繁而進一步語法化的形式，其實在南宋時期就有其雛形。

## (二)「掉」當動結構式與動相標記之區分

由於本文的重點在於正在進行中的語法化現象，也就是華語語法化斜坡 (cline) 中的動結構式→動相標記→時貌標記這一階段。上述「掉」動詞演變過程只提出來當作背景參考資訊用，我們把主要研究對象放在如何區分「V 掉」動結構式與「掉」當動相標記上。由於這方面的討論非常少而且零星，我們得自己多方蒐尋並參考先前學者如鄭良偉 (1992)、連金發 (1995、Lien 2001) 等的描述，可惜他們所言都集中在「動相標記」與「時貌標記」的區分上，雖然有參考價值，但卻不能直接引用。

最後幾經思索並歸結對前面五家分析的評論，我們得到下面四項結論：

(一) 從語法化理論來看，動相標記已具有連接動結構式與時貌標記的橋段性質。也就是說大部分含有動相標記的句子，可能還具有動結構式與時貌標記兩種性質。舉個實際例子來看，先前我們在評論陳 (2003) 的分析時，曾指出他對給予（移轉、交易）動詞的分析很有見地，同時我們也點出他對這類動詞使用限制的兩項觀察也是基本上正確的。他的第一項制約是給予動詞單用時可以帶終點格，可是與「掉」連用時卻不行，如 (33)：

- (33) a. [小明]<sub>So/Ag</sub> 把 [那些書]<sub>Th</sub> 送 [給小華]<sub>Go</sub>。(同 (9))  
 b. [小明]<sub>So/Ag</sub> 把 [那些書]<sub>Th</sub> 送掉了 (\*[給小華]<sub>Go</sub>)。

另一項制約是以終點／主事者為外元的移轉或交易動詞不能與「掉」連用，如 (34)：

- (34) a. 張三收了書了。  
 b. \*張三收掉書了。

陳對 (33b) 之所以不合法的解釋是因為「掉」的使用已蘊含終點的意思，故

不必再明言。他對 (34b) 則沒提出解釋。其實「掉」的使用，如前所言，多蘊含兩種意思，一是它的「時相」意，表示動作已完結，把這一層意思應用到 (33b)，我們立刻可以推知整個送書的動作已經做完，而這一句話又隱含書都送到每位該接受贈與的人，因此之故，(33b) 如果加 [給小華] 就不合語法，因為這種資訊完全是多餘的。同樣的道理，在 (34b) 裡用「掉」字表示收書的動作已完結，既然已完結則書已在張三那裡。這一層語意與「V 掉」的詞彙意——客體消失有衝突，因此 (34b) 不合語法。

(35)、(36) 兩句與 (33)、(34) 又有些不一樣：

(35) 不論你用什麼方法，一定得把那個黑點洗掉。

(36) 我把髒衣服都洗掉了。

這兩句雖然也都各有字彙義與動相義，但這兩種語意在 (35) 與 (36) 卻可以相容並存，也因此這兩句都合語法。在 (35) 裡，詞彙義是黑點消失，而動相義告訴我們洗黑點的工作已完結，它們是可以相容的。同樣地，在 (36) 中當洗髒衣服的任務完結時，髒衣服也已洗完，因此髒衣服也全部消失。同樣地字彙義與動相義能相容並存，這兩句因此都合語法。

(二) 了解了這一點，現在讓我們來看相關的另一點：語法化愈深則動相標記會愈靠近時貌標記。也就是說它們愈有可能丟失原先動結構式所有的詞彙義，而發展其語法意義，最終變成純語法詞。

從上面這一段陳述，我們清楚地看到不但整個語法化過程是漸進的，過程中的每一個階段也是漸進的，因此階段與階段間的重疊也是在所難免的。不過為了做分析，我們還是要問：一個一般動結構式什麼時候才能認定它已經轉變為一個純動相語法詞？從上面的討論，我們似乎可以說當一個「V 掉」構式丟失了它的詞彙義而只有動相義時，它就是一個純動相詞，試比較：

(37) 洪大中把菸戒掉了。

(38) 張良偉照他媽媽吩咐的那樣，在一年內把婚結掉了。

「戒掉」與「結掉」，菸戒掉以後抽菸的習慣就消失了，但婚結掉以後，婚姻關係是因此而建立，並未因此而消失。因此，在 (37) 中的「戒掉」是個動結構式



兼有動相義，而 (38) 的「結掉」中的「掉」已經是一個純「動相標記」。它在語法化的路上已經又往前邁進一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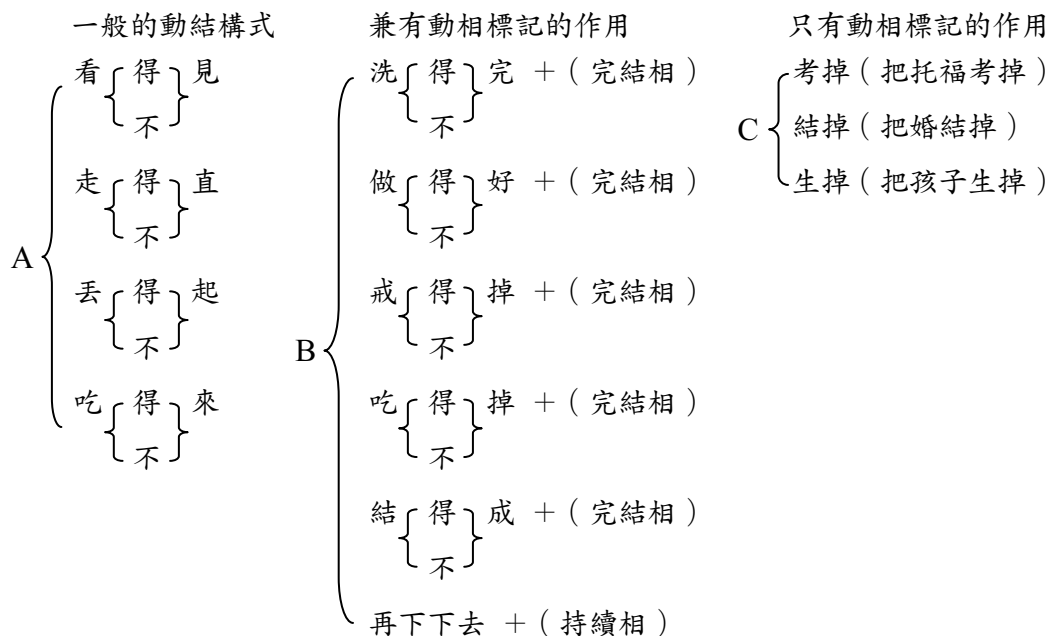
(三) 跟上述的測試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還有所謂的中插式測試法。這裡所謂的中插句式就是在「V」與後接的「掉」之間允許或不允許插入「得」或「不」。

(37') 洪大中戒  $\left. \begin{array}{l} \text{得} \\ \text{不} \end{array} \right\}$  掉好賭的惡習。

(38') \*張良偉在一年內結  $\left. \begin{array}{l} \text{得} \\ \text{不} \end{array} \right\}$  掉婚？

準此，能不能中插「得」或「不」也是一個能區辨動結構式和動相標記的可靠方法。(37') 中的「戒掉」能中插「得」與「不」，所以它還是一個動結構式，而 (38') 中「結掉」不能中插「得」與「不」，所以它不是一個動結構式。但是 (37)、(38) 都有「動作已完結」的完結相的解讀，所以它們都帶完結相標記「掉」。

(四) 總結一下前頭的討論，漢語的動結構式多種多樣，本文稱它們為 A 類。在 A 類之中只有幾個如「掉、好、完、起來、下去」已進一步虛化，即它們繼續往成為「動相標記」的路邁進，但它們還繼續保有動結構式的語意，如「戒掉」仍有「脫離」、「消失」的語意。在語法上也還能中插「得」或「不」，本文稱它們為 B 類。第三類為「純動相標記」，本文稱它們為 C 類。原先 B 類的標記詞如果以「掉」為例的話，只能跟某幾類動詞結合來表示「脫離」與「消失」的語意，但如果「掉」繼續語法化，那麼可以與「掉」結合的動詞就會逐步擴大，直到有一天可以與「掉」組合而成的「V 掉」構式不再帶有「脫離」、「消失」的語意，如 (38) 的「結掉」(婚) 那樣。到那時「V 掉」就已脫離動結構式的階段而邁進「動相標記」的階段，也就是「掉」已正式進入「動相標記」的階段。我們可以用下圖來呈現三者的關係。



圖二：「V掉」語法化過程的三個階段

### (三) 狀態變化義形容詞之語意分析

許多研究者都注意到有些述語形容詞如：黃、酸、歪、餓、瘋等可以跟「掉」連用。出現在下列 (39)-(43) 的句子中：

- (39) 泡水的葉子都黃掉了。  
 (40) 白菜在桌上擺了三天都酸掉了。  
 (41) 你的領帶歪掉了。  
 (42) 因為颱風來襲，中秋假期餓掉了。  
 (43) 他一連三個月都不回家，他太太氣得快瘋掉了。

大部分研究者都正確地指出這些形容詞帶了「掉」以後都發生了狀態變化的語意，即 (39) 葉子從青翠的顏色變黃色，(40) 白菜從正常的酸的情形，變成不好吃的酸味，而 (41) 領帶從正常的位置變到不正常的歪的位置等等。

呂維倫 (Lü 2001) 認為這種負面的意思是因為這些說法經常出現在不正常、不如預期的語境中，久而久之就把負面的意義帶進「形容詞+掉」的這種句子中，

並舉 (44) 和 (45) 來顯示這種可能性：

(44) 餅乾軟掉就不好吃了。

(45) 菜黃掉就不新鮮了。

這種由語境帶來某種句式意義的現象，西方學者稱之為語用推理 (pragmatic inferencing)，漢語學者通常稱為語境吸收，這在東西方語法演變中都是常發生的現象。在本案裡，筆者也認為極有可能，但我們必須點出還有另一因素與這個現象恐怕有更直接的關連，不能不提出來討論。

首先，我們觀察到在英語介詞的使用中，介詞的受詞由地方名詞擴大到情境名詞的例子屢屢皆是，試比較：

(46) a. in a prison (在監牢裡)

b. in prison (受監禁)

(47) a. in the school (在學校的建築物裡)

b. in (at) school (上學／在學中)

也因此，在漢語由「V掉」、「從某地方脫離」譬喻引申到「偏離某情境」應該也是稀鬆平常的事。

這種情形就像英語用 come 表達「恢復正常」的狀態，用 go 表示「離開正常」的狀態，如：come to one's senses (恢復清醒)，而離開正常狀態則用 go，如：go crazy (變瘋)。漢語說「清醒過來」，但卻說「暈死過去」。同樣我們說「死掉」，但絕對不會說「\*活掉」。說蔬菜「黃掉」，但不會說「\*蔬菜青掉」。這就是「形容詞+掉」為什麼經常用來指不正常、不如意、不預期的事，而不能指正常的、如意、符合預期的事。

說到這裡，我們必須再度提醒讀者，從語法化的角度來看，任何再強的限制都不是牢不可破的，一旦該限制被打破，則我們只能靜觀其後續發展。上述的語意上的限制從劉 (2007) 與周 (1999) 的分析似乎已出現了反例。例如：

(48) 玩電腦、上網要有節制，現在雙眼乾燥症已很嚴重，只要少接觸螢幕，視力恢復，乾眼症會好掉。(同 (31))

- (49) 今天，我專門寫了一篇博客來炒作你，你小樣兒的，這下徹底紅掉了。  
(同 (32))

從 (48)、(49) 兩句反例看來，顯然有部分北京華語（北京普通話）的使用者已能接受打破上述限制的句子，但根據劉 (2007)，這兩句是他幾千句資料庫裡僅有的兩句，顯然使用者還非常有限。目前還不宜認定該限制已被打破，但其發展值得我們密切注意。

#### 四、「掉」在兩岸使用情形之比較

與臺灣華語的標準認定有關的語言主要有三種：（一）臺灣閩南語，（二）臺灣華語，（三）北京華語。以下我們來分述這三種語言進一百年來有關「掉」使用上之發展情形。

##### （一）「掉」在臺灣閩南語的使用情形

臺灣閩南語是很多說臺灣華語的人的母語。它在一百年前（大約 1910 前後）也沒有跡象顯示它有「掉」當動結構式第二個動詞或動相標記的用法，至少 Douglas (1873) 以及小川尚義 (1907) 等編的辭典都沒有「掉」這種用法的記載。

但約一百年後的今日，閩南語在臺灣已經發展出「有限度」的動結構式與動相標記的用法。如：

- (50) 龍眼 ho 風颳拍掉真濟。  
龍眼被颳風打掉很多  
‘龍眼被颳風打掉很多。’
- (51) 這堆報紙你緊供燒掉去。  
這堆報紙你趕快把燒掉去  
‘這堆報紙你趕快把它燒掉。’

除了「拍、打、燒」之外，它還可以跟某些動作動詞，如「擯（敲）、改、除、刨（殺）、死」等動詞結合，<sup>7</sup> 但沒發現與狀態動詞合用的例子。與狀態動詞結合表達不正常、不理想、不好等情形時，得選用「去」或與「去」連用，如 (51) 所示。可見「去」是本生的，「掉」是後來引進來的。但是「去」除了當「動相標記」之外，還可當「時貌標記」以及「語氣詞」，如下列連 (1995) 的例子所示：

- (52) a. 食去啊＝動詞＋動相標記＋時貌標記  
 b. 食掉去＝動詞＋動相標記＋時貌標記  
 c. 我的錢與儂 (theh 4b) 去 loo。(動詞＋動相標記＋語氣詞)<sup>8</sup>  
 (我的錢被人拿走了)  
 d. 伊予儂遭踢去。(動詞＋語氣詞)  
 (他被人欺負了。)

臺灣閩南語「去」的用法既然這麼多元而廣，那麼似乎可以排除這種可能性，就是臺灣華語「掉」是因為受到臺灣閩南語「去」的影響，而衍生出一些與北京華語不同的用法，因為不論就語法化的廣度與深度而言，臺灣華語「掉」與臺灣閩南語「去」都相差一大截。

## (二)「掉」在北京華語的使用情形

根據趙元任 (Chao 1976: 199)，北京華語在民國初年時，「掉」只能當主要動詞，如 (53)、(54) 所示；或動結構式的第二個成分，如 (55)、(56) 所示：

- (53) 錢掉在地上。  
 (54) 貓掉毛了。  
 (55) 我把枝子拔掉了。  
 (56) 他把帽子碰掉了。

但「掉」當動結構式的第二個成分時，也只出現在像 (55)、(56) 這種表示實際動作的句子，像 (57)、(58) 這種譬喻用法在當時是聞所未聞的。

<sup>7</sup> 更詳細的說明請參見連 (1995)。

<sup>8</sup> 連 (1995) 以 4b 表示陽入調。

(57) 貓死掉了。

(58) 我把他忘掉了。

除了趙 (Chao 1976) 的觀察，我們還有其它證據來支持他的看法。日本學者尾崎實 (1968) 曾指出，「掉」是南方方言的特色；Mateer (1906: 247) 在他於二十世紀初所編的北方官話課本也有這樣的注腳。甚至於晚至西元 2000 年朴奎容還曾提到他請教過幾位北方人和南方人，他們的共同意見是北方人口語是一般不說「V 掉」，而說「V 了」，只有在書面語上方使用「V 掉」，但南方人卻常使用「V 掉」(朴 2000: 13)。

若此說屬實，那麼至少在二十世紀初的時候，北方和南方通行的國語 (Mandarin)，已存在一些說話者能覺察到的區別。不過經過這一百年的溝通融合，在今日的北京普通話或臺灣華語，像 (57)、(58) 這種用法都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

### (三)「掉」在臺灣華語的使用情形

最後，我們來談臺灣華語的「V 掉」近百年的使用與發展情形。二十世紀初期臺灣還在日本的統治之下，所以會說國語 (Mandarin) 的人應該還很少，臺灣開始大力推行國語是從 1950 年代開始。剛開始的時候推行的重點都在語音上，因為當時一般人都有一個現在看來是很有問題的看法，認為方言之間的不同主要在語音方面，所以國語推行工作的重點全落在語音方面。語法上的不同並沒有引起大家注意，也因此語法標準的討論上幾乎沒有留下任何論文可以提供後人參考的。為了了解推行初年的成效，我們選了一本《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作品集《人間選集》第二輯，這裡所選十三篇短篇小說或散文，是發表在該副刊的作品。<sup>9</sup>

本作品集共約八萬字，我們很仔細地看過，整本選集卻只發現八個動結構式的例子，分別抄錄於後：「丟掉」(頁6)、「洗不掉」(頁34)、「死掉」(頁53)、「忘掉」(頁90)、「拱掉、撕掉、打掉」(頁96)、「踢掉」(頁198)。

很明顯地除了「死掉」、「忘掉」以外，用法侷限於動作動詞，而且用量偏少，在全文約八萬字中我們只找到八個用例，平均每一萬字才有一個，而且其中三

<sup>9</sup> 作家有段彩華、李藍、朱西甯、黃娟、曉風、李昂、邵儻、蕭白、舒暢、洪博文、朱夜、丁珩、余光中等人。

個「拱掉」、「撕掉」、「打掉」全來自朱西甯先生用北方口語寫成的小說。這種情形跟趙元任所描述的北京口語「掉」的使用情形非常類似。

那麼目前的使用情形又是如何呢？為了解臺灣華語「V 掉」目前的使用情形，我們對中研院的平衡語料庫進行搜尋。在他們能提供的一百八十個用例中，我們找到「V 掉」用例六十一個，我們再根據用例的語意特質分為三大類（見表五）。

現在我們來看自 1968 以後「V 掉」的語法化情形，我們在好幾方面都可以發現它有進一步語法化的現象。這一點可以從下列三方面的變化明顯看出：（一）在動詞類別方面：1968 年時，除了「忘」與「死」之外，就只有動作動詞能跟「掉」共現。在四十年後能與「掉」結合的動詞還有心理動詞、互動動詞和狀態動詞等。（二）原先只有單音節動詞能與「掉」結合，現在有相當多的雙音節動詞也能與「掉」連用。（三）以前只有本生的動詞，現在連 fire、miss 等移借動詞也能與「掉」連用組成「V 掉」句式。這些變化都再再顯示「掉」已在快速語法化，從動結構式向動相標記演化之中。

表五：「V 掉」結構中動詞 V 語意擴張的三個階段

| A. 具體的語境 | B. 比喻的語境 |          | C. 變換動詞的語境 |
|----------|----------|----------|------------|
| 斷掉       | 排遣不掉     | 修正掉      | 模糊掉        |
| 犁掉       | 移不掉      | 去不掉      | 盲掉         |
| 丟不掉      | 跑不掉 (4)  | 燒不掉 (記憶) | 外掉         |
| 跑不掉      | 除不掉      | 忘不掉      | 糟蹋掉        |
| 逃不掉 (2)  | 戒不掉 (8)  | fire 掉   | 融化掉        |
| 放掉       | 躲不掉      | 調節掉      |            |
| 賣不掉 (2)  | 改不掉 (3)  | 忽略掉 (3)  |            |
| 銷得掉      | 脫離不掉     | 超脫不掉     |            |
| 掛不掉 (電話) | 磨滅不掉     | 瘦不掉      |            |
| 洗不掉      | 免不掉      |          |            |
| 飛不掉      | 推不掉      |          |            |
| 關不掉      | 逃不掉 (3)  |          |            |
| 避不掉 (2)  | 捨不掉      |          |            |
|          | 丟不掉 (2)  |          |            |

#### (四)兩岸的比較

從前面的敘述，我們約略可以看出兩岸在「V 掉」語法化的起步、進展與現況三方面有同有異。在 1950、1960 年代的起步階段，兩岸「V 掉」用法都侷限在實質意義如「丟掉」、「洗不掉」、「打掉」等而少有比喻引申用法。但再過沒多久，隨著電視、網路時代的來臨，「V 掉」的使用得以蓬勃發展，導致今日「掉」的語法化進展都已逼近「動相標記」的階段。臺灣華語的使用人口雖然還有許多人不能接受「我打算明年把房子買掉、把婚結掉、把孩子生掉」的句子，但對研究生而言，如果我們說「我打算明年把學科考考掉」，他們也許不太能完全接受，但保證能聽得懂。顯示兩岸在這方面的發展其實也差不多。

再就「V（狀態動詞）掉」表達狀態改變的用法來進行討論。兩岸的進度其實也差不多，臺灣在與「掉」共現的動詞方面，數量增加很多。其中借自英語的 miss 掉、low 掉等尤其引人注目。大陸方面則在放寬對狀態動詞（即形容詞）的語意限制方面進度較快，在臺灣筆者問過很多人還不太能接受像 (59) 這樣的句子：

(59) 你只要不是天天盯著螢幕看，多休息、多運動，你的乾眼症很快就會好掉。

大陸普通話的接受度還不是很清楚，但至少已經有類似的句子在網路上流傳。

綜上所述，本文可以肯定地說有些「V 掉」已脫離動結構式的階段，它們演化成動相標記在兩岸都是指日可待之事。

### 五、結論

本文根據語法化理論重新檢視華語動結構式如「割掉」中的「掉」，是如何演化成動相標記。動相標記是夾在動結構式與時貌標記的中間階段。動結構式為具有詞彙意義的詞彙結構，而時貌標記則為語法結構，具有一定之語法意義。又根據語法化理論，處於中間階段的構式往往具有前後階段的某些語法或語意特質，換句話說，它是兼具前後階段某些特質的「橋段」。據此，我們推論動相標記中應有許多構式同時具有詞彙意義與動相語法意義。進一步檢視，我們發現「V 掉」動結構式共同語意成分為客體脫離其母體或消失，而「掉」的語法意義為其「行動已達到完



結的階段」。而就語法化的觀點而言，我們可以用能不能中插「得」或「不」來測試「V 掉」構式，能加插「得」與「不」者為動結構式，不能加插者為純動相標記。

本文也進入了「狀態動詞+掉」構式負面意義來源的討論。我們認為負面語意的來源應該來自「掉」的「離開或偏離」義，與一個經常默認而不表的來源格位互動的結果。來源格可以表達「正常或預期狀態」，所以「偏離正常狀態」就是處於「不正常狀態」。因此之故，不正常狀態如「瞎」、「瘋」、「死」等都可以加「掉」來表達這一層意思而形成「瞎掉」、「瘋掉」、「死掉」等。

本文的第三項研究課題，就是分別檢視海峽兩岸這六十年來「V 掉」語法化的進程與現今所達到的境界有沒有不同。我們發現在 1960 年代兩岸剛開始推行華語不久之時，用法上看不出有很大的差別，而在五十年後我們發現兩岸「V 掉」目前語法化的進度也不相上下，都已接近從動結構式進入動相標記的臨界點。如果劉焱 (2007) 的論文所言不差，則大陸北京華語似乎語法化的進度要超前臺灣華語，因為劉文所引例句如「明年我答應我母親要把房子買掉、把婚結掉、把孩子生掉」在臺灣的接受度還不高。另一項不同是「掉」與狀態動詞（大陸叫形容詞）的結合能力很高，而且新的用法層出不窮，如 low 掉、餓掉等，而北京華語的用法則保守得多。

至於上面所看到的幾點不同的來源，目前還沒有足夠的材料來做充足的論證。初步的推論有以下幾點：（一）大陸「V 掉」的快速語法化很可能是億萬網民短時間密集接觸所帶來的結果，因為根據朴 (2000) 的論述，北京人在「V 掉」的使用上是相對保守的。（二）臺灣「V 掉」的使用偏好「V」為狀態動詞的情形，這個偏好的來源可能是臺灣閩南語的「去」，也可能如趙 (Chao 1976) 所建議是來自南方普通話。目前我們還沒有足夠的資料來論證何者較為正確。

（責任校對：孔令安）

## 引用書目

- 小川尚義 Ogawa Naoyoshi 主編，《日臺大辭典》*Ri Tai Dacidian*，臺北 Taipei：臺灣總督府 Taiwan Zongdufu，1907。
- 朴奎容 Pu Kuirong，〈談「V 掉」中「掉」的意義〉“Tan ‘V diao’ zhong ‘diao’ de Yiyi”，《漢語學習》*Hanyu Xuexi*，5，延吉 Yanji：2000，頁 12-14。
- 沈家煊 Shen Jiaxuan，〈語法化研究綜觀〉“Yufahua Yanjiu Zongguan”，《外語教學與研究》*Waiyu Jiaoxue yu Yanjiu*，4，北京 Beijing：1994，頁 17-24。
- 吳福祥 Wu Fuxiang，〈重談「動+了+賓」格式的來源和完成體助詞「了」的產生〉“Chongtan ‘dong+le+bin’ Geshi de Laiyuan he Wanchengti Zhuci ‘liao’ de Chansheng”，《中國語文》*Zhongguo Yuwen*，6，北京 Beijing：1998，頁 452-462。
- 周磊磊 Zhou Leilei，〈「V 掉」的語法意義及其他〉“‘V diao’ de Yufa Yiyi ji Qita”，《六安師專學報》*Liuan Shizhuan Xuebao*，15.1，六安 Liuan：1999，頁 61-63、68。
- 桑品載 San Pinzai 主編，《人間選集》*Renjian Xuanji* 第 2 輯，臺北 Taipei：中國時報 Zhongguo Shibao，1969。
- 單玉成 Shan Yucheng，〈說「V 掉」〉*Shuo ‘V diao’*，桂林 Guilin：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Guangxi Shifan Daxue Shuoshi Lunwen，2006。
- 陳光明 Chen Guang-ming，〈現代漢語動相標誌的研究〉*Xiandai Hanyu Dongxiang Biaozhi de Yanjiu*，新竹 Hsinchu：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Guoli Qinghua Daxue Yuyanxue Yanjiusuo Boshi Lunwen，2003。
- 連金發 Lien Chinfu，〈臺灣閩南語的完結時相詞試論〉“Taiwan Minnanyu de Wanjie Shixiangci Shilun”，收入曹逢甫 Tsao Feng-fu、蔡美慧 Tsai Mei-hui 編，《臺灣閩南語論文集第一輯：閩南語》*Taiwan Minnanyu Lunwenji Diyiji: Minnanyu*，臺北 Taipei：文鶴出版 Wenhe Chuban，1995，頁 121-140。
- 鄭良偉 Cheng Liang-wei，〈臺灣話和普通話的時段—時態系統〉“Taiwan Hua he Putong Hua de Shiduan—Shitai Xitong”，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品編輯委員會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Chubanpin Bianji Weiyuanhui 編，《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一輯：漢語方言》*Zhongguo Jingnei Yuyan ji Yuyanxue Diyiji: Hanyu Fangyan*，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1992，頁 179-239。

- 劉 焱 Liu Yan, 〈「V 掉」的語意類型與「掉」的虛化〉“‘V diao’ de Yuyi Leixing yu ‘diao’ de Xuhua”, 《中國語文》 *Zhongguo Yuwen*, 2, 北京 Beijing: 2007, 頁 133-143。
- 尾崎實 Ozaki Mi, 〈「～掉」について〉“‘~diao’ Nitsuite”, 《人文研究》 *Jinbun Kenkyu*, 20.10, 大阪 Osaka: 1968, 頁 851-866。
- Chao Yuen Ren. “Interlingual and Interdialectal Borrowings in Chinese,” in Anwar S. Dil (ed.), *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Essays by Yuen Ren Chao*.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84-200.
- Chen Tung-chu. “Semantic Change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Diao*,” Ph.D. Dissertatio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014.
- Cheng Hui-wen.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Post-verbal *Diao*,” MA Thesis, 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04.
- Douglas, Carstair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London: Trübner & Co., 1873.
- Hopper, Paul J. & Elizabeth C.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Lien Chinfa. “The Semantic Extension of Tioh<sup>8</sup> 著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2, 2001, pp. 173-202.
- Lü Wei-lun. “Metaphorical Transfer and Pragmatic Strengthen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V-diao* in Mandar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6.2, 2001, pp. 1-10.
- Mateer, Calvin Wilson. *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 (Revised Edition)*.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6.
- Smith, Carlota S.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Berlin: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1997.
- Teng Shou-hsin. “Verb Classification and Its Pedagogical Extensions,” in Li Y. C. & B. Speer (eds.), *Readings in Teaching Chinese*. South Orange: Seton Ha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84-91.
- Vendler, Zeno. *Linguistics & Philosop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V-*diao* in Taiwan Mandarin

**Tsao Feng-fu**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fftsao@mx.nthu.edu.tw

###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1) The *diao* in V-*diao* RVC has been observed to be undergoing a grammatical change into a phase marker. So our question is: Where is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diao* as a second element of a RVC and as a phase marker; (2) *diao* when in construction with certain stative verbs like *huang* (yellow) and *luo* (low) has generated an additional meaning of having something abnormal, undesirable or unexpected. What is the mechanism involved that brings about this change? *Diao* in both Taiwan Mandarin and Peiking Mandarin has been observed to be undergoing the above mentioned change. But are they progressing at more or less the same speed? If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what is a possible reason for them? Our findings with regard to these questions will not only go a long way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of change involved but will yield a number of implications for Mandarin teaching i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China.

**Key words:** V-*diao* construction, grammaticalization, perfective phase-marker, pragmatic inferencing, a grammatical change in progress, 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收稿日期：2016. 6. 15；修正稿日期：2016. 11. 23；通過刊登日期：2016. 12. 15)